

我最敬重的人

程旭

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們全班同學來到消防局參觀。剛走進大門，就看見一排整齊的消防車在陽光下閃閃發亮。

消防員叔叔帶我們參觀了他們的宿舍。被子疊得像豆腐塊一樣整齊，洗漱用品排成一條直線。叔叔說：「我們隨時都可能出警，所以一切都要井井有條。」正說着，刺耳的警鈴突然響起，幾位消防員叔叔像離弦的箭一樣衝了出去。我們趴在窗邊，看着他們不到一分鐘就穿戴整齊，消防車呼嘯着駛出大門。

在訓練場上，我們看到了消防員叔叔們
日
常的訓練。他們穿着厚重的防火服，在烈日下奔跑、攀爬。汗水順着他們的臉頰流下來，但沒有人停下腳步。叔叔說：「火場就是戰場，我們必須時刻準備着。」



看着他們堅毅的面龐，我突然明白了甚麼是責任。當別人都在逃離危險時，他們卻要逆行而上。他們用生命守護着我們的安全，是我最敬重的人。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長大後，我也要像消防員叔叔一樣，做一個勇敢、有擔當的人。



麻雀

梁學儀

平平無奇的一隻鳥，
在天空中自由的飛翔。
即使背景平凡，
也能發光發熱。

普普通通的外表，
也有他自己內在的美。
即使是普通人一個，
也能在簡單中創出不平凡。

鳥兒在努力地飛，
不斷失敗，
也不斷重新站起來嘗試。

你的夢想，
只要不斷嘗，
也不怕失敗。



助人的經歷

林霈嘉

每次見到擺放在角落裏的那七彩斑斕的風車玩具，感覺就像掉進了深層大海。心頭一顫，思緒也同時被拉回了炎熱的夏天。

熾熱的陽光就像媽媽織毛衣用的毛線一般。太陽對着大地灑下一絲絲金黃色的絨毛線，讓這大地有了色彩。人來人往的街道就像黑白電影一般，沒有任何色彩。人們只想快點離開這人間煉獄，回家去。但這時候只有一位老爺爺在這如同黑白電影一般的街道上販賣彩虹。眼前的風景讓我停住了腳步。攤上販賣着不同的東西，可令我眼前一亮的卻是七彩斑斕的玩具風車。攤前擺放着一個牌子，上面寫着「愛心捐款」。我想到錢包里有一張 20 元，就把 20 元隨便塞進去箱子裏。就在我疑惑那些小東西是乾嘛的時候，老爺爺看着我：「小姑娘，你拿一個小玩具走吧」。我雖疑惑，但還是隨手拿了一個玩具風車。



悶熱的街道突然傳來一陣陣涼風，樹葉跟着風擺動，玩具風車也隨着轉動得越來越快，像天晴後的彩虹一般，絢麗多姿。臨走前我問了老爺爺，為什麼愛心捐款要送商品給別人？老爺爺笑了笑說，我怕現在人們都會覺得捐款不划算或者沒用，所以我便自己買了一些小玩具給人們。

是啊，原來現在讓他們停下腳步的只有這些方法了。如果我沒有看到那些玩具車或者沒有那些小玩意兒，我也不會選擇為了這捐款而停下腳步。現在的人們生活方式都十分倉促，或者說什麼連攙扶一下人都怕被騙錢，更何況這些來路不明的捐款。可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呢？每次只要我看到那彩虹風車便會感嘆不已。心中蔓延的苦澀和爺爺佝僂的背影總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要保持警覺的同時也要留意一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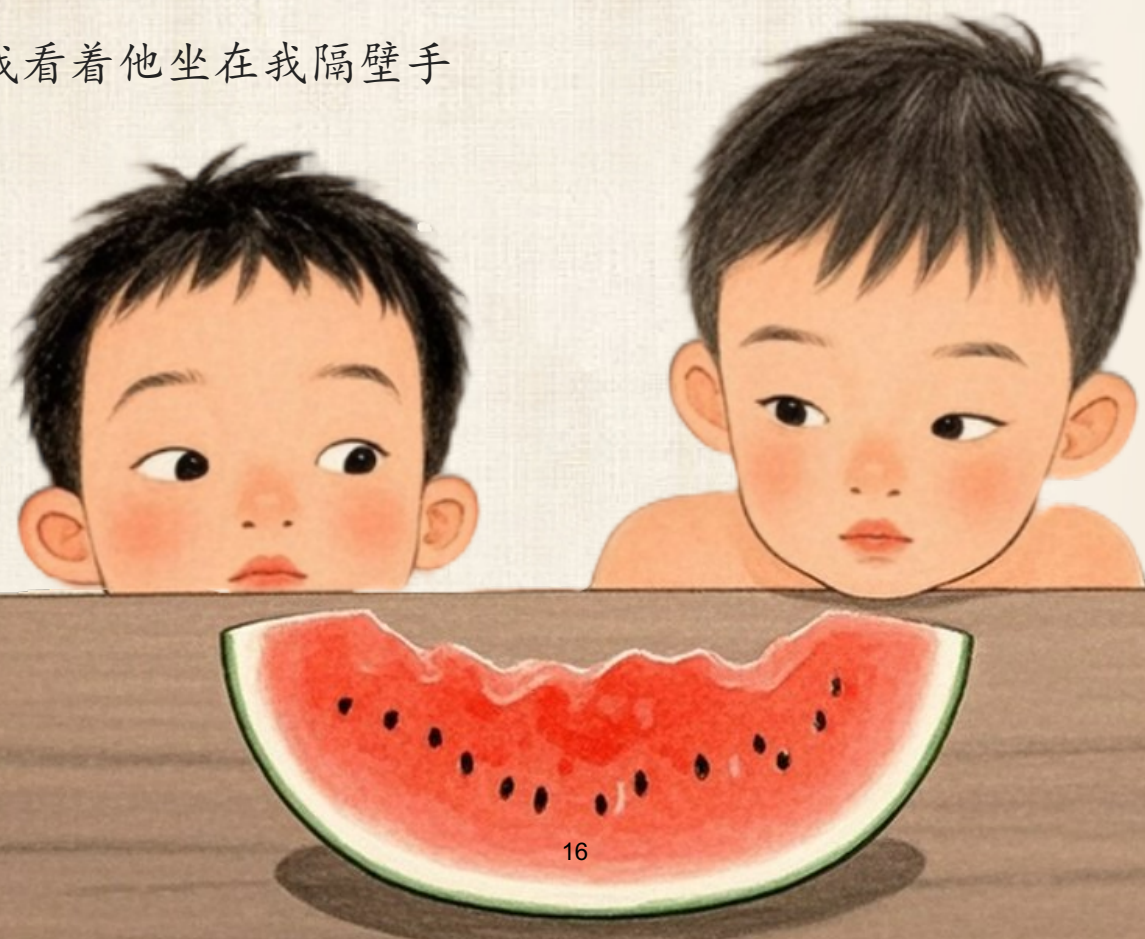
我的弟弟

張木子浩

炎熱的夏天到了，陽光照着大地，有些人靠在大樹下乘涼，有些人拿着傳單當扇子。我和弟弟在外面玩的滿頭大汗，身上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濕。當我們回家的時候，看到桌上上放着冰涼的西瓜，媽媽還在旁邊放上幾根叉子，令人垂涎欲滴。咬上幾口，感覺整個身體都冰涼透頂。很快，西瓜已經被吃的所剩無幾，最後一塊西瓜放在盤子上，我緊緊盯着那一塊西瓜，我知道如果我吃下最後那塊西瓜，弟弟一定會鬧，可我也知道我真的很想吃那塊西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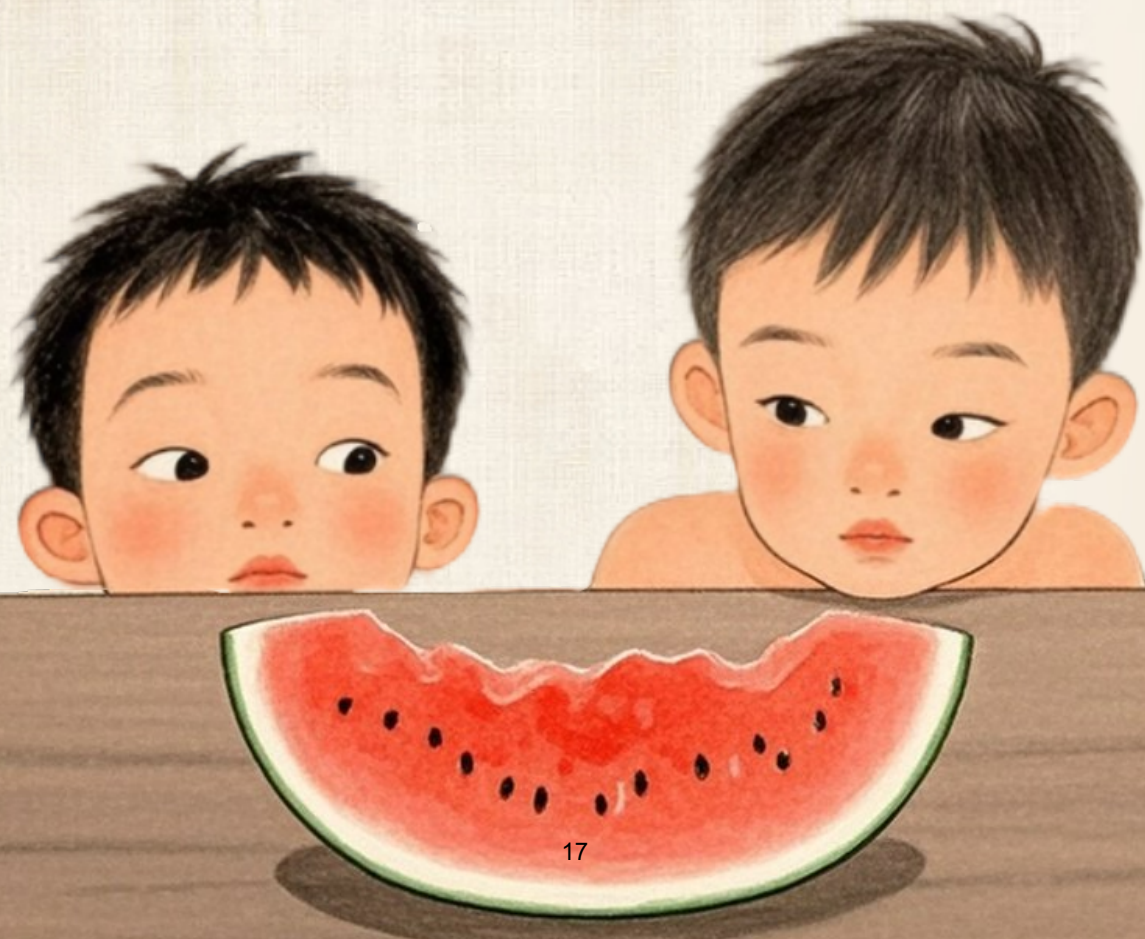


在這之前，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這種事情了。每次不管是食物的最後一塊，或者是由誰來玩玩具，甚至誰先抱媽媽，只要我的弟弟哭鬧不止，父母便總以我是長子為由，希望我妥協。我很嫉妒也很不服，我嫉妒弟弟哭鬧便得到所有人的關注。我不服，明明我也想成為被偏愛的那一方。可每次只有我要懂事，明明大人可以處理和解決的事情，卻每次都要我這個哥哥承擔。甚至即使我有多不服，我作為哥哥也要照顧他。也許這種嫉妒和不服已經變成了一種習慣，習慣了把最後的食物都留給他。可我知道這種習慣只是讓我更加難受，可那又怎樣呢？我也許不能改變什麼，所以我只能做好哥哥的職責。想到這裏我的眼神里全是落寞和難受。「哥哥！哥哥！」突然間，弟弟喊了我一聲，我看着他坐在我隔壁手



裏拿着叉子，正插上最後一塊西瓜。長時間的習慣導致我點了點頭跟他說：「你吃吧」。可我知道我不是自願的，我也知道，就算我不是自願的也一定要讓給他。這時候叉子上的西瓜突然被遞到我的嘴邊，我茫然地看着我的弟弟。他正用着他那短短的胳膊把西瓜努力遞到我的嘴邊：「你好像不太高興，西瓜很甜，吃了應該會高興點兒。」

原來我一直以為的競爭與嫉妒只是我自己心裏的鬥爭。在弟弟的心裏根本沒有什麼最後一口，他也許只用最單純的思想去對待。而我卻總是用最壞的思想去看待我的弟弟，我嘴角帶着笑，吃下了那塊西瓜。



黑暗中的一束光

程曼倚

多年後，我坐在台燈前仍然會想起兒時母親為我留的那盞燈。

冬夜漸冷，月黑風高。我走出幽靜的補習機構，嘴裏哈出的白氣霎時煙消雲散。我走上回家的小路，腳下踩着樹葉的「吱吱」聲顯得尤為脆耳，不禁讓我一陣心慌。我慢慢走向遠處的荷塘邊，月光映射在水面上微微湧動，波光粼粼，內心頓感舒展平靜了一些。正當我欣賞這月下美景時，身後傳來響動。我身體僵直，愈發覺得更冷了。微微扭頭什麼也看不見，只有背後那如黑洞般深不見底的道路。破碎的路燈時隱時現，偶爾發出跳閘的聲音。我加快



腳步飛奔到小路盡頭。短短幾分鐘便讓我出了一身汗。遠遠的，一眼認出黑燈瞎火中的那一抹光亮。

我卸下身上的外衣，取而代之的是家中的溫暖與撲面而來的香氣。是甜辣年糕！我衝到客廳看見母親正在廚房忙碌。與此同時，她轉過身說：「寶貝回來啦，累不累？媽給你做了炒年糕。」暖和的燈光下是母親柔和的臉龐。這時我才注意到她鬢角的幾縷銀絲，剛才的壞心情在這一刻灰飛煙滅。鼻子只覺得一酸。

這一年在外求學，每當我坐在書桌前總能想到這一幕，對母親的思念也越來越深刻。

